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刘云达^{1,2*} 高同彪³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春;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3.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管理学院, 长春

邮箱: liuyunda@iga.ac.cn

摘 要: 县域经济作为构成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 包含了三次产业的各个部门, 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各个环节, 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体系。本文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出发, 建立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资消费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了 2013—2017 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梳理出财政赤字增大趋势、发展动能不足、城乡差距增减窄幅波以及人力资源流失等影响和制约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及成因, 进一步提出振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 (1) 发展绿色经济, 突出县域差异化。(2) 培育特色经济, 打造服务业增长极。(3)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 发展水平; 路径选择; 重点生态功能区

收稿日期：2019-09-12；录用日期：2019-10-28；发表日期：2019-11-19

Study on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Path Selection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Liu Yunda^{1,2*} Gao Tongbiao³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3. Changchun Finance College, Changchun

Abstract: As a basic uni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county economy includes all sector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volving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i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strength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investment consumption level and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is established.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y economy in nine key counties of Jili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and to sort out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fiscal deficit,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kinetic energy, the narrow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oss of human resources. It also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main path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xian County in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1) Develop a green economy, highlighting County differentiation. (2) Cultivate the characteristic economy and

create the growth pol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3)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chiev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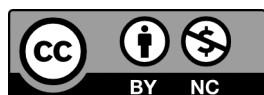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Path selectio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Received: 2019-09-12; Accepted: 2019-10-28; Published: 2019-11-19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振兴县域经济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县域经济处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基本单元[1]。县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县域也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重大政策应用与反馈的重要平台。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更关乎“三农问题”的切实解决。因此，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十分必要。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中央和州的补助，对具体的经济活动没有直接管理的权限，主要承担和负责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研究范畴[2]。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发展结构、产业构成等研究方面。如佩鲁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中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并进一步阐释了增长极发挥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得以实现；胡弗在《区域经济导论》中指出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空间距离的不可灭性导致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化和分工的产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刘易斯在《无限劳动力供给条

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 [3], 明确了传统部门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 赫希曼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 [4], 认为应把稀缺的资源有效地投入到某些行业, 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进步。

国内学者分别在县域经济理论方法、发展模式、政策响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如秦兴方等认为县域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增长性、县域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包容性和县域再生产过程的有限市场性 [5]; 刘国斌等指出县城作为联结中心城市和农村乡镇的中介, 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效应 [6]; 马骥等从产业的角度观察, 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和混合产业型四种模式 [7]; 卢盛峰等认为在政府推动型高速城市化背景下, 需要警惕假性城市化及延缓县域经济发展的双重隐患, 过快或干预过多的城市化模式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8]。本文以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为样本单元, 通过综合测度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剖析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以期探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振兴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及对策。

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取决于客观、有效、准确地反映县域经济运行现实状况的指标体系、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涵出发设立目标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准则层归纳为四个方面, 即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资消费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其中, 经济实力水平反映县域整体经济发展程度和城镇化进程, 包括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以及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水平反映县域产业结构的配置和占比, 包括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投资消费水平反映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居民生活水平反映居民生

活的幸福程度和实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能力,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则层的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互为支撑,可以较为完整和有效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 域经济发 展水平	经济实力水平	人均 GDP	元 / 人
		人均财政收入	元 / 人
		人均财政支出	元 / 人
	产业结构水平	城镇化率	%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投资消费水平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 人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元 / 人
	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1.2 熵值法

信息熵是一定社会系统中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通常表现为信息熵值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快 [9]。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设 X_{ij} 为指标 X_j 第 i 个年的实际测量值, $\max X_{ij}$ 和 $\min X_{ij}$ 分别为 X_{ij} 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不同的指标类型采用相应的无量纲方法, U_{ij} 为 X_j 第 i 年无量纲处理后的值,则有:

$$U_{ij} = \begin{cases}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text{对于效益型指标}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text{对于成本型指标} \end{cases}$$

根据指标的正负取向及对系统发展的利弊选择相应的无量纲处理公式。

- (1) 计算第 i 年份第 j 项指标值的比重: $S_{ij} = \frac{X_{ij}}{\sum_{j=1}^n X_{ij}}$;
- (2) 计算指标信息熵: $e_j = -k \sum_{i=1}^m (S_{ij} \times \ln S_{ij})$, 令 $k=1/\ln m$, 则 $0 \leq e_j \leq 1$;

(3) 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 $d_j = 1 - e_j$;

(4) 计算指标权重: $w_j = d_j / \sum_{j=1}^n d_j$;

(5) 计算指标评价值: $S_{ij} = w_j \times X_{ij}$;

(6) 计算第 i 个年份的综合水平得分: $S_i = \sum_j S_{ij}$ 。

其中 m 为指标评价年数, n 为指标个数。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吉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2018年)[10], 样本重点选取国家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中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的县市,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等问题, 剔除白山市的浑江区和江源区, 增加省级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集安市, 共九个县(市)域单元。

2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现状

根据以上指标, 并通过对 2014—2018 年吉林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 以 2013 年为基准年, 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五个时间断面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 并据此进行排名, 排名越靠前代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表 2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

Table 2 The Score and Ranking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得分 /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临江市	1.6652	1	1.6573	1	1.6563	1	1.6929	1	1.5976	2
抚松县	1.6589	2	1.6324	2	1.651	2	1.6787	2	1.5968	3
长白县	1.6466	3	1.6006	3	1.5893	3	1.6421	3	1.6485	1
集安市	1.5958	4	1.5424	4	1.4625	5	1.535	5	1.481	5
敦化市	1.5049	5	1.5325	5	1.5454	4	1.5386	4	1.5175	4
靖宇县	1.324	6	1.3316	6	1.3743	6	1.4664	6	1.4461	6
汪清县	1.2791	7	1.298	7	1.2724	7	1.312	7	1.3776	7
和龙市	1.2502	8	1.2541	8	1.255	8	1.2474	9	1.2589	9
安图县	1.2052	9	1.2115	9	1.2064	9	1.2929	8	1.302	8

从表 2 可以看出, 2013—2017 年, 9 个县市中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三位的是临江市、抚松县和长白县, 其中临江市连续四年蝉联榜首, 2017 年长白县实现赶超, 领先其他 8 个县市。而汪清县、和龙县、安图县基本徘徊在后三位, 且与排名前三位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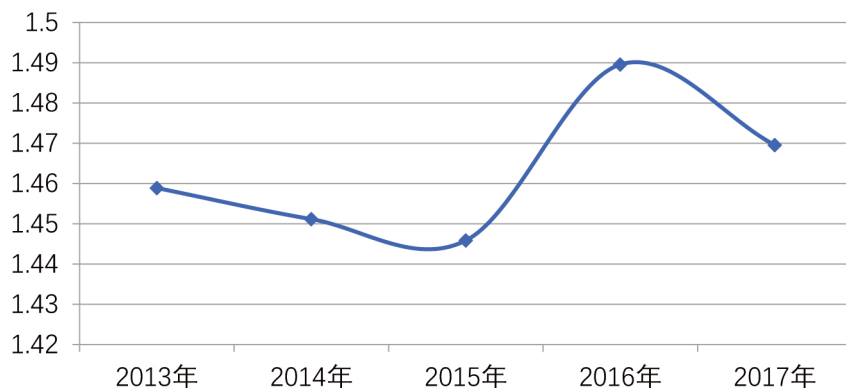


图 1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igure 1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从图 1 可以看出, 2013—2017 年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均值分布在 1.44 ~ 1.49 之间, 表明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呈现不规则的“S 型”走势, 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应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更加注重稳中求进和进中求稳。

3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3.1 财政赤字增大趋势明显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 财政支出体现着政府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图 2 和图 3 显示, 五年来财政赤字呈加剧趋势, 尽管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然而也必须面对经济下行、外部压力以及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巨大考验, 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赤字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

锁反应，影响以后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总值的出现持续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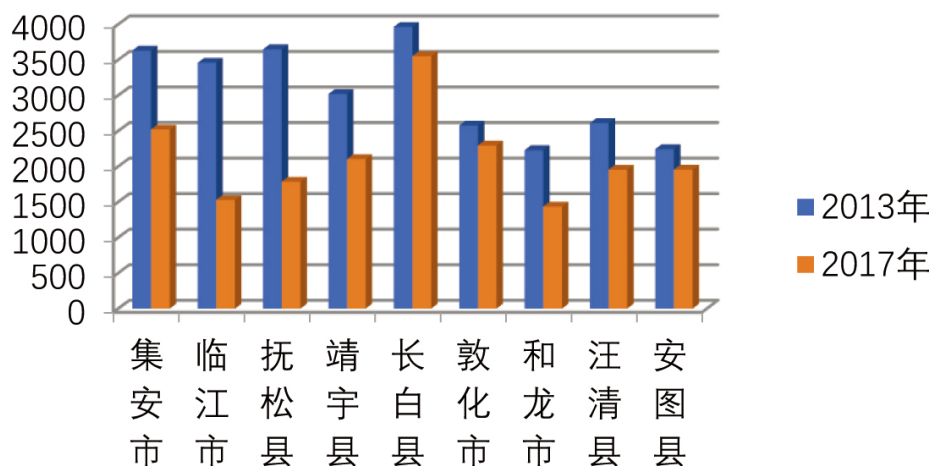


图 2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财政收入

Figure 2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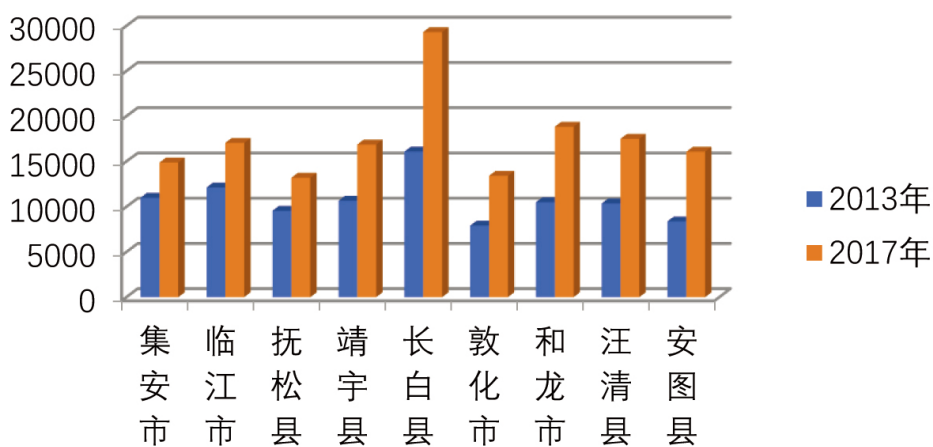


图 3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财政支出

Figure 3 Per Capita Financial Expenditure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of Jilin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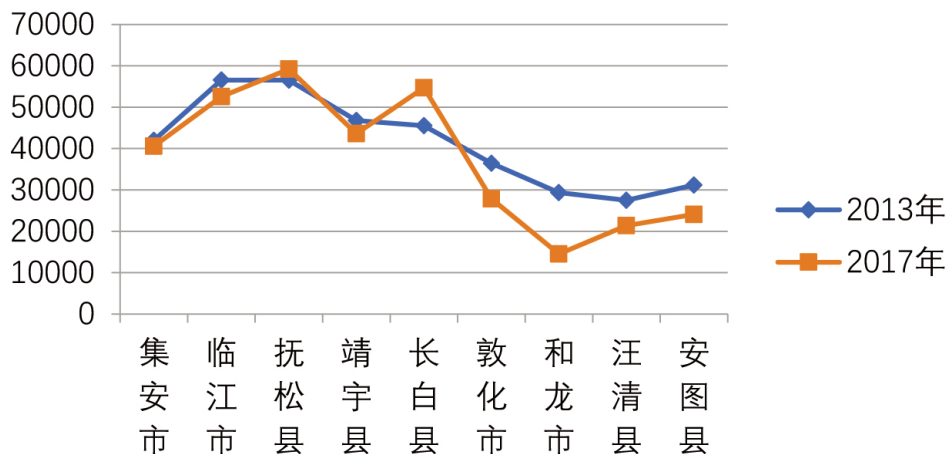


图 4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人均 GDP

Figure 4 Per Capita GDP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3.2 县域经济发展动能不足

人均 GDP 作为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其增长率是衡量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指标，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 2013 和 2017 年的人均 GDP 进行统计、计算，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只有抚松县和长白县实现了增长，其余七个县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究其原因，九县市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且配置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竞争实力不强，主要依赖于传统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拉动，而农产品产业链条较短、初级农产品缺乏价格弹性，贡献经济增长幅度和能力有限，而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未形成规模效应，难以有效刺激和拉升县域经济，加之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而滞后，共同造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局面。

3.3 城乡差距增减窄幅波动

经过 5 年的发展，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曲线逐渐收窄，如图 5 所示，说明城乡差距总体呈缩小走势，但个别县市出

现增大趋势，尤其和龙市在2017年更是出现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这并非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所致，而是和龙市城镇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低所致，实则加剧了城乡经济的不协调和差距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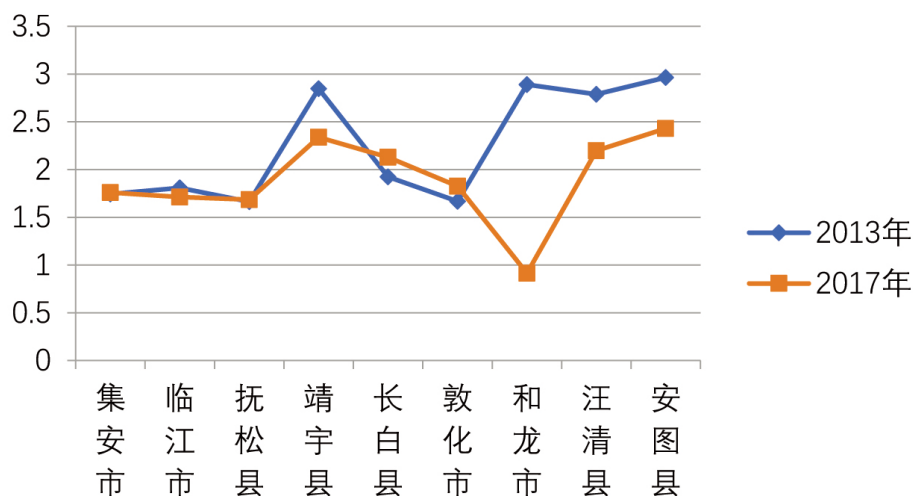


图5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Figure 5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Ratio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3.4 人力资源流失和外溢现象明显

根据三次产业发展的规律，人力资源总是由低密度地区向高密度地区进行转移和集聚，由收入水平低的行业转移并进入收入水平高的行业。由于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地区工资收入不高，加之传统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且生产回报率偏低，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为了提高收入选择了外出务工，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外溢。

4 振兴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的路径选择

从区位和发展条件看，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通常处在欠发达地区和生态涵养区，县域经济发展与中心城市联系很弱，传统产业需要调整升级，市

场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应借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契机,不断凝练振兴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着重发展绿色经济、加速打造现代服务业增长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4.1 发展绿色经济,突出县域差异化发展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工业污染相对较小,最适宜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农业、生态产业和特色旅游业均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突出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传统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盘活和利用现有资金和资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县域特色经济发展之路。同时,不能忽视和完全舍弃传统产业的发展,统筹发掘各县市的自我特色和比较优势,探索多元化发展之路。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在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产业时,需要立足县(市)情实际,摒弃“小而全”的发展思维和“全面抓、抓全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强调因地因时制宜,围绕种养加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领域兴办一批生态产业和项目。在此基础上,延长生态产业的产业链,拓宽绿色经济的发展范围,打造品牌绿色农业产品,提升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由地市级政府主导形成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由省级政府牵头,协调各地市州通过对口援建、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策特区等措施,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 and 生态涵养区各县市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4.2 培育特色经济,打造服务业增长极

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打造一个或多个增长极,通过增长中心向外围辐射和传导,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选择特定的经济部门或产业领域进行优先培育培养,做大做强“长白山品牌”,围绕“古渤海文化”创历史文化品牌、扩大“朝鲜族民俗文化”知名度,进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最终提升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1) 树立“全域旅游”的新理念,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落实。深入挖掘长白山品牌、朝鲜文化、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资源,构建观光、休闲、养生、美食、度假等复合型旅游胜地。

(2) 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通过“互联网+”推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生物医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发展智慧农业、构建农业电子商务平台。

(3) 适当放宽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服务业市场准入要求。通过龙头招商、第三方招商、融资租赁招商以及创新园区招商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型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和发展服务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进而促进进行上下游产业、产品的配套和延伸。

4.3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理论中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演进的规律现象,通过对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正处于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上升的阶段,在此发展阶段中,亟需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1) 在第一产业方面,继续加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坚持农业向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适度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进行精优食品和都市农业的品牌包装,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2) 在第二产业方面,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工业发展需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由资源导向型向技术导向型转变,大力扶持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推动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工业的优化升级。

(3) 在第三产业方面,虽然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市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优势,但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服务业固有属性,

因此需要进行全面调整升级,大力发展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民俗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对于繁荣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的贡献指数。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经济实力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投资消费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层次构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了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个县市 2013—2017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临江市、抚松县和长白县,第二梯队为集安市、敦化市和靖宇县,第三梯队为汪清县、和龙县、安图县。县域经济整体发展和年均分段演化表现为较强的一致性。财政赤字具有明显增大趋势,发展动能不足,城乡差距缩小增大波动明显,人力资源流失较为严重是制约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问题。

综合考虑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提出振兴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方向,即发展绿色经济,培育特色经济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选择,以期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注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县域差异化发展、打造服务业增长极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对于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附加值低的问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速度不快、发展动能不足。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九县市迫切需要通过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发展机遇,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突出绿色养生的生态优势、发挥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优势,推动吉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九县市振兴县域经济发展进入绿色、高效、可持续的快车道。而在振兴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及其动力机制、合作路径,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是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机制与评价体系研究”（项目号：吉教科文合字第 423 号）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李泉.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 40 年：经验与启示 [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74-84. <https://doi.org/10.1016/j.gfj.2018.01.004>
- [2] Anselin L. The Moran scatterplot as an ESDA tool to assess local instability in spatial association [J]. Spatial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on GIS. Bristol: Taylor & Francis, 1998.
- [3]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1）：139-191. <https://doi.org/10.1111/j.1467-9957.1954.tb00021.x>
- [4] 赫希曼. 经济发展战略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96-101.
- [5] 秦兴方，李镇江. 试论中国特色县域经济理论的基石 [J]. 教学与研究，2013（9）：14-20. <https://doi.org/10.7748/nm2013.10.20.6.14.s20>
- [6] 刘国斌，杨富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城的“亚核心”作用机理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2017（3）：90-96.
- [7] 马骥，李坚. 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类型及其选择机制 [J]. 新视野，2011（3）：26-28. <https://doi.org/10.7748/ns.26.1.28.s33>
- [8] 卢盛峰，陈思霞，张东杰.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 [J]. 统计研究，2017（5）：59-68.
- [9]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J]. 地理学报，2009，64：387-398
- [10] 吉林省统计局. 吉林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018.